

杜松柏著第三十三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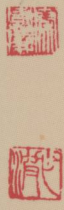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說聽篇第十六之餘

漸頓部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
美水王勅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
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
為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
知止齋禪學論文集

甲戌秦孝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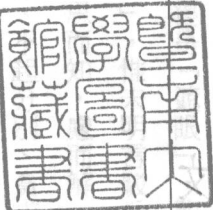
卷

B946.5
20066

杜松柏著

知止齋禪學論文集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許合恭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知止齋禪學論文集 / 杜松柏著. -- 初版. -- 臺
市：文史哲，民83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31)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7-906-8(平裝)

1. 禪宗 - 論文, 講詞等

226.607

83010993

331 成集學哲史文

知止齋禪學論文集

著者：杜松柏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	------------	-----------------------	---------	------------	------------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三二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906-8

我對禪學的窺探（代序）

禪宗源出佛教，由達摩來華開宗，人多知之。然由承傳而創新，沿流而生變，以致生面別開，精蘊倍出，則係文化孕育之功，前人創成之力，以致唐宋之際，聳動天下，佛教曰教下，禪宗曰宗門，形成分流對抗之勢；元明之後，佛禪融合，而中華梵宇，多係禪宗叢林，復遠傳日、韓，形成了中國佛教的在禪的形勢。垂傳至今，而無基本上的變易，可見禪宗影響之遠大。

宗門、教下，同途殊轍，貌異神同，其根本的殊異何在？則鮮有進而論之者。溯其初始，達摩傳宗，以「理入」「行入」，雖有反經教、偶像崇拜等的傾向，仍未遠離佛法戒、定、慧三學的基本；爰及唐宋，不但反佛教的經教，看佛經是「遮眼」，臨濟視之爲不淨紙，復有「殺佛」「殺祖」的主張；而且反達摩的「理入」和「行入」，惟未明言駁斥而已，所以不重視修持，將坐禪看成「坐久成勞」和瞌睡；也不許思惟擬議——「思而知，慮而解，鬼窟裡作活計」。其所注重者，惟在開悟，以見性成佛。開悟的方法，以清淨無染、不起分別、貪求的「平常心」，作爲開悟的根本，故曰「平常心是道」；然後「從緣悟達，永無退失」，以時節因緣的湊合，而發明「大事」。於是以這種活法入道，以「徹上徹下，頓悟無餘」。故而視佛法誦經、持戒、坐禪爲定法，爲不能開悟的死法。當然也

不廢止或全然反對此等「理入」「行入」的方法，只是視同一般的方法，或基本的方法，而不許其是唯一的、獨特的有效方法而已。禪祖師復依據其開悟經驗的不同，建立其「門庭設施」，於是而有「五宗二派」，其中以臨濟、曹洞最壯大，雲門次之，滄仰、法眼，今已宗脈斷絕；至宋臨濟復分出黃龍、楊岐，「臨濟兒孫遍天下」，更係一派獨大。宋以後，禪宗因喪失其活法開悟的精神，故再反融於佛教的定法，而喪失了特質，以致采散光消。

禪宗以反思惟擬議的精神，故標立「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雖然文字畢竟是載道之器，不可得而廢，故復不離文字，而其典籍，如雲如雨，考其類別，大抵不外語錄、公案、詩文，持以較論佛典，最大之特色為片語短章，蓋源於我民族性喜簡易之故，認為「快人一語，快馬一鞭」，不必繁瑣喋喋。比之佛陀說阿含經，約為十一年，臨滅度時說涅槃經，尚達三晝夜，而大異其趣。又佛教傳入我國之後，教下的宣教弘法，多沿用梵語及譯後的專門名相，例如「南無阿彌陀佛」，人人能誦念，但極少人能究明其義。而禪師大都棄用此類名相，採用中土語言辭彙，而且雅俗並取，文白雜揉，形成了禪宗的中國化和本土的面目，遂與佛典大異其趣。

自禪宗的悟道領會之最高境界而言，所謂「妙高峰上，不容商量」，蓋此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超絕境界」，自係不可說、不許說、不能說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然而「第二峰頭，卻容私會」，禪祖師要「大開宗門，普度衆生」，所作的開示著語，無不落在可以思惟擬議的「私會」上，所以宗教上的自性知識，直接領會的秘密悟境，而容許作哲學思想一類的學術研究，然卻如巴壹天先生

所揭示，從事這種研究，要有哲學的基本素養，和文學的知詩條件，才能有入乎其內的希望。依個人的拙見，尚需加上公案、語錄的探索功夫和對佛法的基本瞭解，才有研究的穩固基礎；作者自以「禪學與唐宋詩學」通過博士學位之後，迄未中輟這兩方面的研究，積累前後寫成的論文，篩選為十八篇，以顯示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歷程，其所抉發，則不外禪理、禪學，及禪學影響下的詩學、禪趣等。回顧這一方面的研究，由當時鮮少論研的蕪荒，到現在人所常言的顯學，深感樂喜。

歲月易得，瞬值六十還曆之年。本論文的出版，要銘謝秦院長心波的題署，彭先生正雄的梓行，家人及衆多師友的關切與鼓舞。復感於才慧的不足，疏漏必多，尚祈大德方家，賜予教正。

衡山杜松柏 謹識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五日
於臺北知止齋

六十
還曆 知止齋禪學論文集

杜松柏 撰

目次

我對禪學的窺探（代序）	一
壹、禪宗的精義及其發展	一
貳、禪宗的體用研究	二七
叁、禪宗的開悟	四五
肆、禪宗的從緣悟達	五七
伍、禪宗的教育法與現代教育法之比較	七五
陸、壇經心性探義	八一
柒、臨濟棒喝與楊岐黃龍之禪學	九七
捌、臨濟的無位真人及其否定效應	一二五
玖、宋代理學與禪宗之關係	一四三
拾、詩情與禪趣的融合	一七九

拾壹、禪家理趣詩牧牛圖頌.....	一九五
拾貳、禪宗成立前後中國詩與詩學之比較.....	二二五
拾叁、唐宋詩中之禪趣.....	二五一
拾肆、禪宗對王維詩風的影響.....	二七三
拾伍、絕句中的禪思.....	二八七
拾陸、禪家宗派與江西詩派.....	二九五
拾柒、由禪學闡論嚴滄浪之詩學.....	三二五
拾捌、佛禪「法」「悟」於詩論的影響.....	三三七
附錄：	
一、《禪學與唐宋詩學》序.....	三六一
二、《禪與詩》序.....	三六五
三、《禪詩三百首選註》序.....	三七一
四、《禪是一盞燈》序.....	三七七
參考書目.....	三八一

壹、禪宗的精義及其發展

提要

禪宗是佛教宗派之一，以後由附庸而蔚為大國，發展至今，形成了流佈全世界的趨勢，而其影響，除了宗教之外，亦廣及文學、哲學、藝術，所以其重要性逐漸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及重視。筆者多年以來，於禪學頗有鍥而不捨的執著，雖僅止於文字智解的層次，但在「第二峯頭，卻容私會」的情況下，頗有一愚之得的闡揚。本文以禪宗的精義及其發展為題，以期提要鉤玄，有扼要的探論及結果。

禪宗的建立，由菩提達摩始，而其光大，則在五祖弘忍與六祖慧能，達摩所傳，不外於藉教明宗，以「理入」「行入」為方法，而其特殊宗風的形成，是在傳承了百餘年之後，是中國文化無形中的薰染使然，至於是否由莊子的玄珠為罔象所得，而使禪宗發展出無方便的方便的悟道方法，雖為許多學者所認定，但如何由哲學的認知，而能轉變為宗教的悟道，仍係極大的疑問；這些對不曾讀書識字的慧能大師，能否有影響？更不能無疑，所以在敘論禪宗的成立時，並加探論禪宗自六祖之後，形成了五宗二派的興盛局面，具有曹溪一派，獨芳寰宇的聲勢，簡而言之，是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交流以後的

結晶，更是東方文化最精粹的部份。

禪宗的精髓，由其發展及諸多的著述探論之，最特別的是禪祖師及禪人的修持目標，在求人「與道」合，而達到「發明大事」。根據燈史所記，他們不少的傑出人物，竟然能做到了，於是在徹悟以後，於「心」「性」——本體，有了真切的言說。這一本體的體認，筆者加以綜合歸納，如果由體用不二的觀點去探論，這一圓融無誤的體認，具有極大的價值，最直接的是使禪宗免於分裂，以後的五宗二派的形成，是修行方法不同所致，而非在根本上的認識上有不同。以哲學的立場而論，哲學家於本體均由思惟推論而得，故人言人殊，尤以宋明理學家為然，大都由不能當下荐取的緣故，而禪宗的本體論，是一致的，是直接實證實悟的，哲學家如能依起所言之體，由體起用，當能有大用不違於體的效果。其次禪宗宗風的形成，五宗二派的開出，均係由於修行的方法不同，以無定法的活法，達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境界，所以大異於佛教其他各宗。禪宗不立文字，形成了與教下諸原經教相反的特點，不但時遭誤解，甚至禪宗的有語錄公案，亦因此而受疑惑譏笑，其實禪宗之有此主張，亦係由體起用所致，故深入剖論，以祛疑議。禪宗的不失宗旨，則有賴於師資校勘，以辨證學人的迷悟和偏失，加以指引及印可，抉此四者，禪宗的精要，可得較明白的輪廓了。

關於禪宗的發展，自唐宋以前的部份，已由禪宗的建立，略見大概，至於元明以後，瀕於衰微及宗風喪失的階段，故略述其傳至日、韓，進而擴展至全世界，以其屬禪宗史的範圍，故甚略簡，因為非筆者研究範圍中的重點，然亦不免粗疏的缺失。

一、前言

禪宗是佛教宗派之一，可是這一宗派的發展，不但極其奇特，而且極其迅速，其影響更極爲深遠而普遍，我國的宗教、文學、哲學、藝術，無不受其刺激及影響。禪宗的肇建，是菩提達摩於梁魏之際，來華建立，其始是極少數人所信奉和傳授，然至唐弘忍、慧能大師以後，竟形成與整個佛教相抗對立的情勢，自稱宗門，稱佛教爲教下，其後竟形成了中國佛教的特色在禪，教下的叢林大多數變成了禪門子弟的道場，所謂「臨濟兒孫遍天下」。考其由成立至興盛，不過二百三十餘年^①。就其整體的影響而言，誠如印順法師所云：「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禪，或者稱譽爲東方文化的精髓。」^②對中國佛教而言，禪宗對教下諸宗，至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和反面的刺激，印順法師又云：「達摩禪到（四祖）道信而隆盛起來，經道信、弘忍、慧能的先後弘揚，禪宗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③在文學上先是盛唐詩人，始競以禪入詩^④，由唐末至宋，論詩的人，這一步以禪論詩^⑤；哲學方面，宋代的理學所受禪宗的影響，已爲學者所悉知，由禪宗的語錄而導致理學家的語錄，由禪宗的公案而導致理學家的學案^⑥，更是表層面的明顯可見影響；至於藝術方面，中國的文人畫和禪畫，肇始於王維，而後以禪論畫如董其昌等，都是極明顯的證例。由上所述，可見禪學影響的普遍和深遠，所以對禪宗的意義及其發展加以研究，當是極爲根本的，也是極爲需要的。

一一、禪宗的建立

禪宗由菩提達摩自印度來華建立，成爲中國禪宗的開派人物——中華初祖。唐釋道宣續高僧傳云：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疏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微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未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①

關於達摩的籍貫、年代、行迹，其後隨著禪宗的光大，傳說愈多，訛變愈甚，道宣所記，應爲較早，較可信者，道宣又云：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一等；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名，名理入也。②

道宣又云：「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可見達摩初期的弘法，仍不外唸經求解的「理入」和著重修持的「行入」，所差別的是「藉教悟宗」和「不隨他教」，肇啓了禪宗這一宗的別異風格，這風格的形成，在道宣的慧可傳中，有較多的洩漏：

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以簡易宣化之旨，而適合中土人情。……③

由達摩至四祖，均以楞伽經爲主，至五祖弘忍，始代以金剛經。印順法師論此期之禪風云：

達摩禪「藉教悟宗」。重教的，流行爲名相分別的楞伽經師。重宗的，又形成不重律制，不重

經教的禪者。護持達摩深旨的慧可門下，那禪師、梁禪師等，以「楞伽經」爲心要，隨說隨行，而助以嚴格的、精苦的頭陀行。道宣時，一顆光芒四射的慧星，在黃梅升起，達摩禪開始了新的一頁。（中國禪宗史第一章）

可見禪宗建立之初，仍是偏重經典和修持的「理入」與「行入」，於教下爲近，未顯露出禪宗的特別宗風，自弘忍以後，已形成多頭弘傳，南宗北宗，各樹宗旨，南宗主「頓」、北宗主「漸」，是一般人的看法，似乎南北二宗，便代表了當時整個禪宗的活動，事實上卻有牛頭宗的興起，雖被目爲旁支，但印順法師卻認爲是中華禪的根源和建立者：

印度禪蜕變爲中國禪宗——中華禪，胡適以爲是神會。其實不但不是神會，也不是慧能。中華禪的根源，中華禪的建立者，是牛頭。應該說，是「東夏之達摩——法融。」^⑩

印順法師並進一步指出：禪宗的「無心含道」，「無心用功」——發展出一種無方便的方便。其實，這是受了莊子影響。莊子說：玄珠（喻道體），知識與能力所不能得，卻爲罔象所得。除此一旁出的宗派外，在東山弘忍的門下，尚有金和尚的「淨衆」派，宣什的傳香念佛派，在多頭弘傳^⑪，雖然不是禪宗的主流，但也各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以致其匯歸曹溪，形成浸天的巨浪。連旁出的牛頭宗，也有推波助瀾之功。因爲慧能是未讀書的大智慧人，不應該受知識販賣的影響，莊子的文深字奧，慧能大師殊難透過學問知識的途徑去接近這本書。慧能大師得法於弘忍大師之後，便遁隱於廣西的懷集，廣東的四會之間，與牛頭法融應無關係及交往，自難有影響的可能，牛頭法融縱然是「東夏的達摩」，

縱然有此影響，也應是慧能的身後傳人。何況莊子是哲學家，而非宗教家，其罔象得玄珠的寓言，能否形成悟道的方法，仍大有問題，因為哲學上的心營意想，正犯了禪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忌諱。所以禪宗在六祖之後，能五宗二派先後成立，應以慧能大師的影響及貢獻為獨多。

慧能大師在禪宗之中，是極為傳奇性的人物，慧能大師自述其身世云：

慧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⑬。

可見慧能大師，未受過好的教育，證以其後和神秀大師「身似菩提樹」的偈詩時的種種，這位大師，是不識字更不能書寫的：

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慧能

曰：「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慧能聞已，遂

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⑭

這是慧能大師不能讀書寫字的真切證明。就世俗的觀念而言，不能識字讀書，何能頓悟至道？然以禪宗的修道理論而論，文字知識，讀書為學，正足以障其道眼，慧能大師卻免於「此累」，得悟至道，在二十四歲的英年，獲傳衣嗣法，成為一派的宗主。更令人詫異的，其時慧能大師，並不具備僧侶的身份，僅係未祝髮的頭陀，而弘忍大師竟能傳以衣鉢，固然是識見超人，其實是與禪宗的秘密傳授，師資勘磨的制度有關，例如達摩傳法二祖之時，便叩詢諸弟子所見，而分別評論其高下，最後慧可以

默無一語，「依位禮拜」，以「汝得吾髓」而獲傳授④。慧能大師的得傳授衣鉢，其情況亦約略相同。神秀的法偈，未能「見性」，而慧能大師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⑤。」自係了徹人語。可見禪宗的師資勘磨，極為嚴格而認真，其傳位在於悟不悟，得不得法，而不是資格與形式上的問題。

慧能大師獲傳衣鉢，成爲一派的宗主，他沒有辜負五祖弘忍的鑑賞，光大了禪宗的門庭，在二十七年的說法利生活動之中，「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⑥。」而以荷澤神會，青原行思，南岳懷讓等，宗匠輩出，先後建立了曹洞、雲門、臨濟、潯仰、法眼五宗。臨濟一宗獨大，到了趙宋，分出楊岐方會、黃龍慧南二派。謹附六祖慧能以下法系圖如下：

五宗二派的建立，不但使曹溪一脈，顯揚光大，有獨芳寰宇的聲勢，而其影響，更涉及多方。是禪宗肇始於達摩，興盛於四祖及五祖，而大成於慧能大師。也是中華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以後的結晶，更是東方文化最精粹的部份。

